

祥符縣志

祥符縣志

卷一

大中丞賈公去思記

而清圖
書館印

劉昌

一歲立升浦月余坐小園叢陰中偶取書錄志簡
至夕宮一訖輒三復披玩以爲蒞吾土者苟其功
德不泯雖十載下尚赫赫人耳目間也乃忽聚千
萬人於門戶聲直達內余驚詢之知因大中丞賈
公主求一言以永其思者余急接見則見有儒冠
於前者則元有布衣於後者則見有龐眉皓首扶
杖而立有則見有引子帶女襁負而至者蓋自吾
處以及荏苒由吾門以及于市猶絡繹弗絕也賈
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余告之曰爾之思賈公

書

也爾之承余言以爲記也固其所也第余固忝大
紳列與員公有舊好余卽頌公之德揚公之功得
勿近於謬丁爾其悉以告我於是儒冠者進而前
曰自公爲傅治吾學集士人課之所拔多知名
士作養儒以今未之或聞改修比士院于汴文運
生召敦室以輯豫志文獻賴以傳則是公大有造
于文事也一亥海峰發所至有風鶴警公料敵持
確算密凱以陳遠近悉安堵公之功不有及于武
備歟至若以邦饒道剛節不到嚴持風紀請托端
行卽古聖小萊包託圖何多讓焉言未已忽有太

衣若超而前曰士人善文吾儕小人不善文敢直
數之我公分驛路以省偏累清地畝以除包荒免
罪贖以恤貧乏止軍糧以省運輸清獄訟以伸冤
枉公市價以軫賒苦立粥塲以賑災飢安流徙以
救逃亡嚴兵丁以肅法紀禁衙役以安善良設義
塚以澤枯骨禁屠牛以全物類言未已而顰眉皓
首者忽戰戰而前曰公之德與功言之能盡乎小
人輩老矣小人輩之死于刑罰死于稅歛者蓋屢
矣非我公來無以有今日不意我公偶以言去
方公

聖天子精明賢宰輔公正我公自得白是我公復來
示有口而小人輩迫於年恐見公無日也安得不求
一言列一名以爲思言未已而引子帶女者並賦
咏而前曰小人輩之子與女皆我公愛養之所
也恐我公旦夕去不及見公卽見公而童幼無知
不能記憶公異日者何以感公思公而望公也
但不求一言列一名以爲思余於是欣然而笑
然裕然而忘曰賈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在
右私丁小也此者聞其城有童雍丘有碑衛
有生祠公並有私于其城雍丘衛源

汴士民之所以思公者吾得而見之他邑之
思公者吾不得而見之也汴士民之所以思公者
其言之所已及吾得而聞之其言之所不能盡及
吾不得而聞之也賈公之得人心也有如是哉卽
吾豫之所載名宦且不多見矣余復爲之詞則諛
耳是直述其事以永諸石公諱漢復號膠侯山
西人其思者則書之碑陰而不能盡之碑
陰

一 去後縣學文廟記

吾邑之學在城之西偏宏敞壯麗與郡庠相爲

但舊址沿已數百年明末壬午河伯爲災省會人
物盡什東流而學宮已沉埋於泥沙中一瓦一木
無有在者

大清興之初吾汴汚瀦如故三四年後又變爲蒿
莽曰天大駐節河朔士民旋故里者如晨星寥落
先師祠舊之地未遑過而問焉至癸巳歲邑侯樂州

公始出婦頭移節城內時人物亦稍阜蕃矣舍

舊而新卜吉於縣治之西建立 文廟卽今學宮

殿生門廡粗畧完備遂告落成豈當事者不

事以亦時就一小可舉耳越今又幾十載風

而漂提鴈鼠巢穴顛仆日甚而且以爲行人之郵
舍而日以供胥役之庖厨蹂躪蕪穢觀者不禁太
息致論韓君每每與諸生議修之恨力所未能不
克奉行今歲孟春別駕張公祖攝篆縣事謁見守
梁公祖諄諄然命之云

先師祖豆之區狼籍如此何以興賢育材佐

天子立人之治汝署斯邑亦其責也張公祖慨然曰
予學立日京兆命不敢辭爰進諸生議修葺衆咸
稱善公祖上度材諏日舉事棟梁榱桷之朽蠹者易
之瓦甍之頽圯者整之丹漆黝堊金碧之煥

德者澤之繪之凡疾風苦雨之所穿漏遊塵飛埃
之所垢蒙者一切補葺而糞除之故戟門二扉易
以六扉四配十哲各設龕兩廡建欄立七十二賢
木三十二以殿至講堂門悉砌甬道堂側築庖廡以
俟諸子於講蔬之餐工肇於春仲竣於夏孟公雖
薄書旁午每日必省閱再三時教諭韓君諱璞者
公吉北土而朝夕督課則府學司訓張君諱鏗及
茂才周子繼茂張子好德王子牙之功居多焉
土木可觀之費悉出公俸金爲之一錢不糜公金
夫不以民閭決旬而餉稅一新加於壽昔教

之德不朽于謂公治吾邑清靜不擾而寬厚長者
有古曰茂風茲舉則又文翁化蜀之遺也不敢以
不敏爰述顛末以詔將來用比於甘棠之義云
爾公諱俊字號樂菴陝西之涼州人

重修岳忠武王廟記

胡士梅

城隍寺儒宋岳忠武王駐師地也王之功莫大
於是如有廟祀之考浚邑志中載王廟初建於明
成化戊戌以拓公明正德庚辰其後之重新者蓋
屢屢五向尔令浚時聞人之稱王者咸曰武穆及

余閱明太史楊升菴公所記知方加忠愍旋議武
穆武穆爲土未定之謚後世稱王者宜稱忠武因
述其說而扁於王之廟里之人咸知王爲忠武矣
今

上御極二十有七載里之人欲新王廟遂相率而祈
記於余曰王之武功在靖康建炎時先戰於新
鄉既而昨歲廣德後勝于鄆城臨穎進穎昌以及
弘工十之心在十二牌在兩字背在三字獄皆炳
二册又而間而古家悉能言之而勒石於王之廟者
二册也耳一也亦奚事余之稱揚耶獨是王之爲

歷代志於宋王之爲神也順於歷朝遠不具述
余夜披讀一有事於鎮而謁王廟其二三父老嘗
有言明末流寇犯鎮王特著威靈廟中有旌旗
金鼓竟大作寇怖而去斯非王之靈有大彰明較
著者哉王之靈可以驅寇王之靈卽可以庇民里
人之新王廟也其意在新乎其意在新乎余因而
有思於王之廟也爲王開國地則寬白時卽建於
鄂爲王墓所有則建於杭爲王父母邦則建於湯
陰其里之人皆有以祀之茲之所建則固王駐蹕
地也今之民非卽當日挽車載糧焚香以迎王軍

者之苗裔耶其新王廟也固其所也又一走來鹿
于王而後新王廟也余滯於宦途王廟之在鄂在
杭在湯陰者未獲常瞻禮其在茲者余以今浚及
興屯駐許昌往返於汴者則時謁之謁之而拜王
如見王之形也謁之而讀王詩咏王詞如見王之
心也余之膺衆請而爲記亦固其所也又豈必有
媚于王而求王之庇之也耶工始於十三年之二月
竣于十七年之十二月余素不嫻于文故直述其
以末諸石其倡工捐貲者例得書之碑陰

清蓮菴古浚城南蓮花堤之淨境也堤距南薰門
十五里菴居其北偏先是在青嶠白州中會少叅
胡公典屯事因以建命僧人普照晨夕香火之且
給地之熟者三百畝俾墾以爲菴瞻僧綿力弗遽
盡今可施耒耜者計畝百有三十餘尙有待焉菴
當南北衝僧往來繹繹也咸居食乎是菴歲所獲
尙不抵費加之賦稅僧當托鉢走矣余心惻者久
昔照師東潞年已耄夙稱佛門龍象當道大人及
若紳先生多與之遊而兵憲沈公尤禮焉以菴事
日使令知浚事者議余適攝邑奉大人命色喜以

夫人命如余心也。若以免其賦，立石垂諸久報。大
人曰：可。僊曾徵余言，永石思余。西京陳人也。業儒
之暇，閒讀西陵樵菴所紀梵音義釋，如六通六漏
八識八正及五十二見諸義，與吾儒將無同。迨奉
命佐汴都，星輅所至，凡琳宮貝宇，咸流連不置。日窮
其碑記，寺皆有田之贍，田皆無賦之擾。耕穫所餘，
悉以飯諸僧。余未嘗不喟然歎曰：是佛菩薩慈悲
心，謂非吾夫子老安少懷之心耶？昔文潞公欲結
十萬人緣，如如居士讚公膽氣如天，大家同上。若
此，今菴當往來之交，負其賦，視壻其畝之人，而

之得者待以飲飢者待以食奔馳者待以安
且不止十萬人矣是佛菩薩慈悲心謂非吾夫子
老安少懷之心耶倘後之蒞斯土者心佛菩薩慈
悲心卽心吾夫子老安少懷心守此勿變胥吏不
得進而舞亂之也是沈胡兩大人之心也夫是余
之心也夫是爲記

重修東嶽帝君廟記

秦維垣

廟建于後唐明宗時初在仁和門外沒于河至明
正統戊辰重修于門之內卽今址閱景泰辛未廊
廡神像以次而具厥後周藩屢神其應時加修葺